

祇齋集卷之四 記

重修顯應侯廟記

顯應侯廟者何龍廟也廟之者何所以祀龍也何以稱侯爵也孰爵之天子爲天所立者也其爵之奈何韓子曰龍噓氣成雲薄日月伏光景威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涓陵谷以其嚮有功德於民也冊而尊之致密極也何言乎顯應載陰載陽隨所希求章龍之績

華山王



亦孔之炤也夫鱗蟲之屬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  
記禮者亦謂之四靈之一耳其不秩於三代之典也  
明甚此其祀之何也時及之也且古禮之失也久矣  
祖龍之過也蜡也猫虎昆蟲皆有享焉獨不及龍是  
闕也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嘗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  
而龍與焉史所稱泐淵祠朝那者是也是則祖龍之  
功也然則儒者奚以非其非古與議於禮則無據攷  
於籍則無傳求其故而不得斯非之矣曰懼其與天

地分功焉者從而爲之辭也則甚矣宋人之固也故  
毘陵追而疑焉以爲古有參龍氏其無乃羞飲食以  
祀龍之謂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邪顧華陰  
何以祀天下水府有八而車箱潭其一也故祀之莫  
華陰宜也宮華皆山也潛焉潛焉皆水也滙而入渭  
廟當其所故祀之華陰又莫茲廟宜也廟始於此乎  
前此矣前此則奚始乎祖所逮聞是在洪永之際也  
始之者何立乎冷日以指洪永洪永之日遠矣無聞

焉爾聞之久而圯而繼而理之者嘉靖之乙卯也聞  
之又久而圯而繼而理之者萬歷之丙辰也殿焉序  
焉廡焉臺焉備矣歷不百年而迄今圯猶昔也廣其  
宮而大之易其故而新之者社之人趙氏田氏党氏  
之三族者先之也嘗聞之矣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  
平水土沒而祀以爲社故社之祀猶古也嘻狗舞方  
而沛霖雨者神龍也竄古木而匿簷楹者乖龍也傳  
曰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請道去

讓也庭壇聿新五穀胥熟神人以和夫亦猶行古之  
道也是役也費且鉅覆箕爲山積腋成裘故取諸衆  
也勸之輸而詔以義者慷慨之思以爲君子之爲亦  
有以樂乎此也爲斯言者何山史王弘撰也

重修五嶽廟記代

國之大事曰祀與戎予奉 天子命矢文德以洽西  
陲則兼治戎事楚寇平秦民少息將蠲除非常以明  
舊典乙巳春不雨苗以涸槁民滋懼予躬同寮屬早  
夜禱於五嶽廟兩明日又雨民乃大悅聞之功著於  
人者必有其報於時祇戒洒掃以修祀事載瞻廟貌  
珮醉慨懷崇飭僉志攸同遂擇某月之某日經始焉  
鳩工庀材捐輸有差易厥故唯新補厥缺惟備罔徵

民財罔奪民力越幾月而落成爲殿爲序爲庖爲基  
枚枚渠渠於乎美矣僉謂宜紀以泐貞珉請予載筆  
予惟雍州之域爲天下首古稱天府爰有西嶽是曰  
華山函金德以養生其祀之宜也而並祀泰嵩恒嶽  
其義何居昔先王制禮天子祀四望諸侯祭境內山  
川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  
寒暑以時當其時敬慎幽冥而淫祠不起夫五嶽以  
視三公以其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

出於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制爲之  
以報陰陽之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稽之往牒唯  
秦有五時以祭五帝今廟倘其遺意與則秦之有祀  
特殊他邦作者非妄矣今不度之祀非一蠲淫昏之  
鬼以蠹百姓沃醑不止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予竊  
歎焉夫天子崇雩有同祈穀風教所被禋祀宜甄  
疢賜爲災民將無歲非徼惠於神其曷克濟廟以安神  
所謂置萌蒞植表望使民知所瞻依有其舉之莫敢



或廢則茲役也欽若嘉業以崇古禮以飭王章以敬  
民事又烏容後傳曰陰陽合而後時雨降徵之人事  
唯和可以格天有事茲土者益懋乃績三時不害五  
穀膏熟民以寧壹厚生正德神用永享予素不嫻於  
詞亦不樂以詞自見而得藉手以無負 天子之休  
命故特述其義以詔後之人使知所繼焉

夢遊浮玉山記

庚戌冬十一月初九日舟泊桐江初阻風水浪洶涌舟子爲動色至是風止夜乃帖然就枕矣有夢將遊一山從子通州守攜其幼子二以從乘籃輿而行輿夫皆歌顏魯公七言古詩中有云一疏爲請誅奸佞再疏爲請誅奸佞至於十疏而九疏則及使李希烈事歌竟陞嶺顛寒風浩浩生兩腋聞予謂從子曰非是歌不足以壯氣氣不壯不能遊是山管人制令有

以也予曩讀魯公詩喜其雄宕不知其得之於此豈  
寬丈有餘循行三四里許爲埒別度一嶺輿夫告退  
謂進此不可以輿是蕪子瞻學士舊遊之山也嶺石  
如美玉其色璀璨寬纔盈尺人搦嶺騎行以手代足  
左右皆絕壁深不見底而右煙雲窈冥變徙無定時  
間有水聲云其下卽滄海也予頗心怖回顧從子不  
見計不可返乃奮勇而前蕭然悄然弗敢睨視復三  
四里許頓履平地其地廣可百畝林木青蔥花葉俱

荆幽香習習襲人禽鳥各異色翔鳴上下亦不類常  
產有一字朴而遠虛無人予憑几理筆視牆有所作  
倏族兄字子公至蓋聞予有是遊追而來而予先行不  
及知也少頃從子偕其二子亦至予爲慰勞季公曰  
世有山焉峻如此者乎微獨目所未睹卽載籍所未  
聞矣從子曰叔父讀書多知此山何名季問之人謂  
飛魚嶺然與予曰否否此浮玉山也予曾見一畫卷  
爲此山圖子瞻爲之題獨其圖僅得其橫看者耳子

瞻之題亦不備不親至此不知此山之奇若是因循  
視山上有三大字字綠色曰浮玉云予乃詰從浮玉  
山無人汝何從問之乎公爲大笑復同行迤邐皆  
途途以石砌石雜用去思遺愛碑人畜之跡踐之  
浮積汗干隨作札將致主者請磨而去其字不然或  
覆之從予曰此非易事毋乃爲王者累予曰事固有  
不當避其難者是寧可已耶竟致之然此山無人不  
知人畜之跡與洩渟何來不知予札何從致之又

與其王者何人復何在也夢中之事幻其前後本末  
不相應類狀嗚呼天下事之如此夢者固不乏矣顧  
安所得清遠曠寂如此山者而以遊以處哉又况於  
今之世邪

壬子四月三十日舟阻京口同范北鎰登焦山  
所歷皆如曾至者憶之乃曩夢也因爲北鎰述  
其故并出僮所攜稿示之而行不數武忽見岩  
上果有浮丘字與北鎰嗟異久之旣觀楊忠愍

公鑄石遺詩楊子懷人渡洋子椒山無意合集  
山地靈人傑天然巧瞬息神遊萬古間署嘉靖  
壬子約會唐荆川到此乃恍然有悟附書一五  
言絕句故國知何處重來壬子年相看風景異  
洒淚向江天此事大奇未可爲不知者道也北  
鑰頃有寄予札云浮玉一案公如天際真人而  
堅亦與從遊之列何其幸也身世因緣無非素  
定知公之所自得深矣予邇來志謝俗務獨保

浩然之氣蓋竊有感於斯

按浮玉山一見山海經一見拾遺記或云卽金山真去未目一名浮玉或云在湖州玉湖中或云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宅也



重建文廟儀門記代

國家之以廟祀孔子也其宮室有制與禮樂等修之以時無致然恫否則罪在有司金華之廟如制獨儀門坍塌已久先是緣兵燹之後瘡痍未復勢有所不逮今天下文德邁彰民漸寧謐而任其廢截湮沒竊爲之懼且予歸有日矣及今不理而以委之後之君子其奚所逭罪於是謀之寮屬僉志允協巖工庀材始於某年月日越幾月而竣財不賦出力罔農妨庶

幾堯於戾以落成則孔子之靈實式憑焉子乃進邦  
之人而告之曰金華自宋以來大儒輩出講道著書  
羽翼聖經如呂成公以及何文定王文憲金文安許  
文懿諸公炳耀簡策歷歷可徵而在前明開一代文  
章氣運之先則竇宋景廉王子充其人蓋自大義垂  
而微言絕士之荒於不學而泯沒於俗學者衆矣其  
或有繼之而起者吾不知今之視簪果何如也夫詞  
家古學建官教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習之以干戈羽

簠琴瑟祝禘黼之器而又加之以比鱗撻罰之刑  
奠以化民易俗使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斯學之成  
也記曰官先事士先志今而後遊於聖人之門者其  
尙知所從事而毋以斯役爲徒飾觀美也與是爲記

潁陽札記

丁巳秋九月初三日顧寧人先生入關止於子明蔣  
堂將同築山居老焉潁陽郭九芝明府使來附朱山  
輝太史之訃札云憶前歲之冬與先生坐張鹿洲將  
軍席上辨尊經閣記今已再歷春秋而張將軍丘首  
故園及期矣世事蜉蝣可勝浩歎朱太史晚年好學  
文章卓然有體一旦溘逝關中喪一各紳弟與天生  
恩乎隕涕哀不自禁聞先生邇年潛修十倍曩昔德

進名藏甚得古處樂道之益私衷甚爲聳悅今聞顧  
寧人先生已抵山居寧人命世宿儒道駕儼然非無  
所期而至止關學不振已久斯其爲大興之日耶

予復之云尊經閣記大要是衍六經皆我註脚之緒  
茅鹿門謂程朱所不及弟謂程朱正不肯爲耳知先  
生有未忘於懷者而弟亦執其愚見如故也朱山輝  
侯捐賓客聞之驚悼彌旬不勝哲人其萎之嘆弟小  
就聲色好雕蟲之技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

先生不棄遠來正欲策勵鴛鴦鈍收效桑榆但以有室  
家之累不能脫去俗務方自悲悔無及先生譽逾其  
實輒增報悚耳 是月十有九日子往弔朱氏哭於  
山輝之柩九芝要予入城坐定問別後爲學之功予  
出所爲正學偶見述一冊視之九芝携歸署尋有札  
云敬讀大著極其真切平正最透徹者尤在格物一  
段如所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舜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認物旣真充義亦到蓋人倫考庶物之則也能在

物則二字會解物之則明格之義自明矣此解得之  
天狀當與文成致眉知本義同尊至云聖人爲學有  
序斷無一蹴而至之事知行原不相離亦斷無行在  
知內之理以傳芳思之道理原自一貫在已得者可  
不廢其層次若繇下學至上達須是自邇及遠如知  
到百步地位卽從一步用心起工夫不敢閤斷方可  
行到百步若是止知五十步再五十步卽有支岐每  
錯之處以此推之行實不在知之外也先生以爲何

予獲之云最教物之則明格之義自明此真實  
二解卽精微之解也狀庶物入倫皆此一理言人倫  
者庶物之則不如言庶物有庶物之則人倫有人倫  
之則耳取撰之說與文成頗異唯先生更察之至知  
行之說朱子有輕重先後之別爲不易之言有知而  
不知者矣未有行而不知者也豈真謂行在知外哉  
亦言其序如此耳尊札云如知到百步地位卽從一  
步用心起工夫不致間斷方可行到百步此正知先



行後之明徵而先生誰以爲行不在知外之證何也  
時李中孚先生實帶潁陽之軍若聞予至使其子  
伯著來札云適聞駕臨潁城喜出意外謹令小兒育  
謁希與遊是荷 茲中孚有不出門拜容之禁予隨  
語之中孚謂患腿痛斷然稱爲予並起具鷄黍爲饗  
日之談伯著荷物物雅飭不媿其家學也又數日九  
芝以中孚所爲格物說見來大要謂格物乃聖學入  
門第一義入門一差無所不差遠逾千里不可以不

慎言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與物有本末節原相連  
只因章句分作兩節後儒不察遂昧却物有本末之  
物將格物物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以成  
古今未了公案又謂欲物物而究之八門之初紛紜  
膠葛墮於迷魂陣此是玩物非是格物真能爲格物  
之學者其用工之序先之以主靜令胸中空空洞洞  
了無一塵物欲旣格而後漸及於物理誠正之基本  
旣立然後歸內而外逐事集義隨時精察天德王道

一以貫之矣否則縱博盡義皇以來所有之書辨盡  
義皇以來所有之物總之是驚外逐末昔人云自笑  
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喪志愈甚去道彌遠  
未云姑誦所聞藉手請教並以質之山史先生蓋九  
芝有札與中孚以予札附往故中孚以此札來而予  
未知也於是卽以正學隅見述馳致之因求其指示  
中孚爲書云云今具載卷首予復之云讀手札過蒙  
獎借所不敢承而中亦尙有致疑者以弘撰愚魯之

資固守考亭之訓於先生內外本末一齊俱到之前  
實未信及如以欲物物而究之爲玩物則易所云知  
周乎萬物遠取諸物孟子之明庶物備萬物皆何以  
解免耶且格物物字原兼物有本末之物在內亦非  
另認物字以格物物字爲物欲乃與物有本末之物  
異耳如云物欲旣格而後漸及於物理則又合二說  
而一之是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矣於經文不合皆  
心所未安也更望教之 中孚札云承教謂知周乎

萬物妙妙蓋必知周萬物始能經綸萬物物物咸處  
之得其當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然違取諸物必先  
近取諸身知明善誠身爲本而本之則心無泛用功  
不雜施本既格方可繇本以及末然後明於庶物使  
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如之茲因有感於犬教而弟之  
格物說不可以不改也唯付來手是望 予卽以原  
稿付之過日中孚又札云昨承示致疑於內外本末  
一齊俱到之言其意必以爲先博文而後約禮理窮

而始可主敬也。若狀則文與理滑乎無涯，將終其身無有約敬之時矣。夫博文窮理而不約禮，主敬則聞見雖多，而究無以成性存存，便是俗學。徒約禮主敬而不博文窮理，則空疎無用，而究不足以經世宰物。更是屬儒。故必主敬以窮理，使心常惺惺，方能精義入神，隨博隨約，庶當下收斂不至支離馳騖，德業與學業並進。此內外本末之貴於一齊俱到也。知行合一，其在斯乎。欲易之以內外兼詣，本末無遺，狀終不

若此言之吃緊而警策也。如何如何。予復之云。承  
示教我多矣。狀繹顏淵循循善誘之訓。固謂必先博  
文而後約。體也。又證之以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之言。益信聖賢爲學之序。窮理主敬如此而已。狀  
所謂先後者。豈真截狀分爲二事。蓋體即在文之中。  
約亦在博之際。卽朱子所云。非謂窮理。端便不主博。  
也。其間有淺深之別。未嘗可問中實之已。詳今具  
載。鄙著中。察耳先生俗學腐儒之論。正符此。

言今以格物致知爲窮理誠意正心爲主敬本末不  
離終始有序自可斬斷葛藤何必舍確有可循之語  
外生支節以滋紛紛乎至文理無涯之說似無庸虛  
孟子云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今如此則只在  
當務之爲急一句而無不知也四字竟可刪去恐非  
聖賢立教意也。適予借閱紫陽通志中學校札云先  
生恬定靜默弟所心服居恒逢人說項今近在咫尺  
而不獲朝夕聚首快我心理中心殊悵項匆匆報札



唯先生可以語此不敢令世人見也紫陽通志錄中  
如有論斷乞見示予復之云紫陽通志勿匆卒業  
此極得正學之傳者弘撰豈能有所論斷但中有未  
安者旣承尊論亦不敢隱如新安汪氏稱朱子之功  
不在孟子下信矣朕歷數朱子之功有云發揮於論  
論則有辨無極太極一書以註絕江西之頓悟此言  
非也今其書具在試取而詳之與所謂頓悟者有無  
干涉此却立意尊朱子而不審其實語無乃開其蔽

而不辨其音乎至答高彙旃問中庸不傳之緒有云  
台下先有戒慎恐懼存養一步功夫此直造無極先  
天之本旨又云主靜在一切動靜之先所謂無極太  
極不落陰陽五行者也弘撰謂動靜一理也主靜者  
卽主此動先之靜所謂不動之體也安得有靜先之  
靜先儒所云朱發不是先已發不是後祇是言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今云主靜立極在一切動靜之先恐  
令學者無用力處且後儒明理之原祇舉孔子之所

謂太極足矣。今或舍太極而單舉無極，或以無極太極並舉，不特顯違孔子之言，亦大失朱子無形有理爲訓之本義矣。先生以爲何如。時予將東歸，中孚札云：動靜說，領到弟於先生篤好之私，有不可得而形容之者。故此來謬不自度，妄有請正。蒙先生卧榻之論，一一中弟膏肓非道義骨肉之愛，不至此厚德之賜，感何如也。駕旋不獲，祖送中心悵結。予復之云：弟於學無所得，特以辱在夙好，故中有所疑，直言。

無忌卧榻之論弟竟茫狀唯先生恕其狂瞽幸甚  
中孚天資高明學識淵邃近代之好古篤行者罕見  
其匹但意主文安文成之說其所從入似得之禪故  
談論筆札往往不諱此番相會不覺多言亦實以心  
所敬事者不欲草草負金蘭之誼耳次日予遂歸而  
在頻陽又別有往還者田憶東李賓岱楊白公唐大  
章武秉文田玉田李素心李闡若田子經田傳若周  
辭生田南若楊贊石諸君文章翰墨嘖酬無虛日唯

李天生以女病與弟大生不獲從容晤談及予瀕行  
其女竟殤矣山輝之子長源在苦囚之次不暇及他  
而喪葬盡禮則可稱云

文衡山殘畫記

昔歲在庚戌予遊陽陵信宿田雪崖汲古閣下偶同  
出見一爻屋角積殘楮與糞工伍命僮取火焚之稍  
簡視得畫一幅幾寸寸裂矣間有方如斗大者詫爲  
衡山先生筆雪崖更取一方乃其署款笑謂予曰君  
鑒不爽也遂命僮拮之歸每暇日輒集而相其位置  
爲補綴久之十得七八復託雪崖覓善手裝潢蓋歷  
五年所始還舊觀或有以其缺爲憾者予曰此如遊

龍在雲霧中雖支股開斷而睹一鱗一爪無不見其  
出沒變化之神正令人思之不盡耳衡山德行文章  
冠絕一時畫特其餘藝而澄懷觀道有寓於筆墨之  
外者非近代丹青之士所可同日語予之爲此夫豈  
徒哉嗚呼世無長久之物成毀得喪有數存焉則今  
之裂而獲完者予又安必其後之不復委諸瓦礫而  
化爲灰燼也耶士君子處世苟存心於物扶衰起敝  
祇以盡其力之得爲者必有所濟而他何知焉此事

雖小可以喻大



劉氏葬禮記附詩

丁巳冬十二月十有八日姻友劉君澤溥爲母李太  
宜人襄大事遷其先君柩合葬少華山左夙夜經營  
情至而禮備無微不至無患不防蓋今之爲子而能  
盡心竭力於所生者未有如澤溥者也昔者弘撰家  
有次故雖不敢以儉而率不得其道今觀澤溥之爲  
不熱戚戚有擊惻於中者於是作詩八章非獨爲劉  
氏紀將以告昆爲子者尙其以澤溥爲法而無徒爲

世俗之所爲如弘撰之抱恨於終天也詩曰

維翁之德孝弟溫恭學纘先緒蔚爲時宗哀以齋志  
吁嗟乎潛龍 維母之德齊莊慈貞爰賦柏舟苦節  
用享天錫百有二齡爲天下禎 禮器具修享祀維  
恭清酒旣載剡剡揚靈僂狀幘狀階降在庭 新阡  
合窳禮無不宜必誠必信旣單厥儀親戚克道莫不  
悲思 北山有石塚以爲碑具曰青玉作之噩噩靜  
斯方斯子心是若 乃作灰隔沙與土附松葉之水

霑酒以布視古闔壙亦孔之固  
南山峩峩泉之出  
兮清波黃壤賁壙寧止無花封以樹之松兮柏兮  
娑  
願萬古宅藏唯深之天覆地蔽日月臨之霜露  
以時世其嗣歛之

待菴自記

二。因之臺。數椽之宅。是曰待菴。小子居之。以承朝夕焉。門外蓮峰作霧。階前松樹生濤。酒盈一罇。書破萬卷。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吾其有待也耶。無待也耶。客有不知而問之者。曰。橫中之玉。以待賈也。席上之珍。以待聘也。子其志之乎。小子伏几對曰。惡。是何言。與。客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唯古之豪傑之士。與小子凡民也。生遭多難。學媿無成。

少不如人。老且喪我。莫之敢有。覬焉。以餘年待盡也。  
云爾。雖狀嘗試登高四顧。長歎。裊裊夕陽。旣沒。朝華  
未升。有不知其悄狀而悲者。如聞風水之聲。嗚呼。是  
耶。非耶。居海濱者。吾師也耶。

山來閣記

桃葉渡之側有園一區廣數十弓宋君以偉之所營也花藥林竹可以娛目蓄古今人字畫可以澄懷積書千卷可以求聖賢之道知人論世有閣焉高三層可以遠眺癸卯春予來金陵曾登其上望鍾山焉以倅負意氣不屑流俗每招四方士爲高會賦詩飲酒不擬子固心壯之然以備魏國之女夫也遊世之變魏國故第廢置東園闌榭蕩爲寒烟中山之遺烈不

可問矣而以佛尚有此以優遊卒歲俛仰之間其能  
無今昔之感乎哉子去幾三十年庚午秋重來下榻  
其中雖風景如故而書畫散佚閣已殺其最高一層  
不得如昔之所望以佛亦繚然老矣閣故顏容安以  
佛喜子之來易之曰山來乃舉觴屬記援文忠銘蘇  
程菴爲說子不敢承則告之曰今天下何曾有山水  
哉子生長西方天府之國爲荒墟久矣比出潼關城  
郭人民皆已非舊過郊鄠之野觀當年戰場燐火夜

青瑤魂畫號祖宗之澤日以滅沒有不勝其戚者而此邦煙景華麗士大夫猶得以管弦歌舞飾其遊晏之樂乃市井囂競之習相尋未息有道者之所懼也且人生夢幻來去之跡亦何常之有予之居此寄爾卽予之有此亦寄爾縱浪大化身各驛如荷適目前何多求焉其敢竊前賢之美談以自侈爲以備不答予亦就寢恍惚窈窕宛如昔之所望鬱鬱蔥蔥直臨臆牖予不覺其肅然而恐悄然而悲懔然而寤也遂



披衣書之以爲此來閣記

周子佩血書貼黃記

烈皇帝卽位之始褒卹先時死諫諸臣首周忠介公  
賜贈賜廕 賜祭葬 賜謚建祠 賜額典禮備  
矣更以所贈之官追給三世 誥命則以子茂蘭之  
請而 烈皇帝之特恩遂爲諸死諫者子孫之倡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茂蘭之謂乎初茂蘭旬節  
詣京師上疏鳴父寃乞誅諸奸復其仇刺指血以書  
姚文毅公見其中有非湖諸語謂非所宜欲令易之

而以血書爲難茂蘭曰以先人之遺體爲先人用茂  
蘭何敢惜更破舌取血改書貼黃以進故元本得私  
存箚中弘撰嘗盥手觀之一百四十四字光熒熒如  
織不化碧也今五十載餘矣旣遭喪亂所藏 誥命  
竟失二軸茂蘭號慟不已有卒王得勝得之詢諸鄉  
人悉忠介公事乃戚然踵門以還嗚呼人之好善無  
貴賤智愚皆同彼逆璫不足論倪文煥毛一鷺獨何  
心耶茂蘭字子佩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念 烈皇

帝之恩與弘撰每一言及輒相對泣下霑衿弘撰以  
允事茂蘭歷三十載嘗大其復仇之義推之等於王  
褒蓋褒以不事君者不念父茂蘭以不念父者不念  
君所遇雖殊其志一也河山不改此書長存將稽侍  
中之血有不得與並儼者矣况其他哉况其他哉

重修古函谷關記

古稱函谷關尚已自周召分陝關屬之陝以西唯秦據之號天府之國沃野千里而固塞獨斯關有建瓴之勢所謂天下河山秦得百二者也漢魏以來關以屢遷迄今二千年圯圮無存寒煙荒草餘得連連嚙軒之使過之者未嘗不咨嗟太息於其間也漢陽江君宰靈寶之三年勤勞民事百廢具舉周覽故址慨懷修葺於是捐金庀材鳩工重建爲門爲閣財不賦

出力閘農妨經始於某年某月歷幾月而落成甃甃  
孔固穰穰維新枚枚渠渠於乎美矣吾生也晚未睹  
昔所爲關何似而今之堅好宏麗巍然竦立於兩崖  
之中者嘗試登而望之澗水潛其下城廓在几案間  
洪河遶流於外左之有翠微之色者中條也右之蒼  
華出於雲霞之表者其嵩高乎背負太華面拱神京  
爲秦豫扼要之地洵堪輿之偉觀斯關所係豈尠小  
哉江君曰否否夫不觀於秦之已事乎當其發憤爲

天下雄有并吞八荒之心諸侯連衡以六國之衆逡  
巡而不攻八而其季也泗上一亭長直抵咸陽收其  
圖籍以建四百載至治之業亦烏在所謂攻守之勢  
異乎今天下一家山陬海澨罔不臣服關雖險顧安  
所用之吾特以復古之蹟焉使君子之至於斯者憑  
而弔之尚論古今盛衰成敗之故而知其在德不在  
險也將仁義常施以爲國家無疆之休則區區之心  
所願與天下共識之矣吾善其言遂因邑人之請而

列傳集

書於石



華陰縣重修學宮記

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尊孔子爲先師以  
春秋二仲月有司舉釋奠諭都御史選太學諸生中  
年長學優者分教至有輟翰林院官爲之者誠重之  
也當是時華陰之丞曰黃文明應詔勸建學宮規模  
咸備典禮攸存迄今三百餘年雖以時修之者不乏  
人而材弗屑工弗善又疊遭兵燹坍塌之餘幾鞠爲  
莽明府選君下車之始睹之興慨遂捐俸金倡爲重

修計而鄉大夫若士亦輸助有差又擇士若民之謹  
愿者董其事先先師廟東西廡櫺星門至明倫堂啟  
聖名宦鄉賢祠以次襄役各得其度周繚以垣櫬楹  
陶甕固不壯固嚴嚴翼翼煥然一新遠邇仰瞻咸大  
悅謂前此所未有也君性敏而學贍政以敦本善俗  
爲尙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見父老慰以農桑見少年  
勉以孝弟進文學之士課藝論道斷斷如也予聞之  
宋訥曰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絲之而建大

化繇之而運世道繇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  
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  
作人重道之心蓋古今之以循吏著者無有不崇學  
是亟者也於是趨而諗于衆曰於乎自聖達言溷異  
端橫行世之爲學者不免滅裂支離之病誠求之經  
傳以立其體參之諸子史以達其用擇焉而精語焉  
而詳以之修己治人無施不宜將備駁之說奇袤之  
行有不排而自泯者惟茲弦誦之區藏修息游其有

以知教之所繇興與所繇廢而救其多寡易止之失  
勉之無斁以無負今日之役乎若飾虛僞徒事帖括  
以徼利達華而不實非君之所期矣。復拜手以告於  
君曰祀典之正至嘉靖時而盡善予不學備聞諸先  
達之譚尙有可得而言焉夫啟聖公於孔子爲父之  
尊不當祠於學宮之偏使孔子不安於廟謝錫謂莫  
若別立廟於闕里以顏無繇四至配享徐學談駱開  
禮言之尤悉而今議禮者末之省一也。且先賢稱子

先儒則稱氏。今顏無繇四主既稱先賢，不應復稱爲氏。樂頤元年，加周敦頤、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爲先賢。今亦仍稱氏，未當二也。十哲本從難之人，非可以此盡孔門之賢。羅恢云：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辨世教記宰予言行者四，皆見責聖人。今以宰予居十哲而有若居庶，定品弗確三也。孟懿子嘗學禮於孔子，牧皮見孟子書，皆孔子弟子。後乃不列於傳。公孫尼子，漢志

謂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云孔子弟子曾誤樂記編衣  
及不得比於兩廡無聞之人今從祀俱闕四也。秦冉  
顏何從祀已久何以知是字盡之誤如謂當是四姓  
孔門弟子名類於姓者多矣何以爲卜商高柴顏高  
輩解耶况顏何載於史記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  
者七十二顏氏居八而顏何與焉。臆卷志是顏氏家  
譜載孔門弟子顏居其八其七百顏何字子冉今以  
千載後之人無徵而罷之此程敏政之過五也。至南

廡位次因有改祀黜祀者當東西遞遷彼時唯以東西廡爲定制東廡去九人仍以東廡遷西廡去十四人亦仍以西廡遷遂致西廡漸上今漢儒有在唐宋儒之後者明儒有在宋元儒之前者至程子以弟而前兄紊亂失序六也。朝廷之禮非庶人所宜議然求之於野古人不廢子大夫勤於政而好禮行且大用於世此固他日之責也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咎將在予乃子大夫獨無意乎哉時學宮旣成僉謀泐石屬

予謨文遂爲書之如此昔元姚燧作汴梁廟學碑於  
興造始末不之詳而所言者司馬遷之訛誣與後世  
祀十哲之非孔子志象設之非古而已今予於此亦  
然



種紙菴雅集記

夾秦淮岸而閤者以百十數水濶軒敞獨具昭曠之  
概者則顧子友星種紙菴也癸酉冬之日龔子歲菴  
姚子後陶胡子靜夫葉子桐初田子志山先子遷甫  
吳子尊五余子九迺張子元子吳子无咎詹子秋圃  
爲雅集酒酣探韻作惜黃華詞各一闋或如蘇子瞻  
之大江東去或如柳耆卿之曉風殘月聲度雖殊所  
以卽事寫懷其致一也友星走使來定山屬余爲記

夫舊京之有秦雍遊觀之麗區也其地雖無蒲蘆葦  
蔚鳧鷖翔泳而坳窪亭滌綺疏憑虛平波激灩畫舫  
御風其遊人鳥履交錯絲竹迭奏滃茗焚香引觴度  
曲以至賭碁垂釣忽近忽遠或喧或寂爲樂之方不  
可勝計而皆以供諸子之玩爲揮毫操觚之助不淺  
然而留連光景放浪形骸飾藻采於目前流名譽於  
後世固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其亦念樂之不  
可極而聚之不可嘗也又得無有當歡而悲者乎昔

竹林之飲七人而顏光祿咏之者五蘭亭之集四十  
二人而吾家右軍序之成詩者二十有六興會所至  
祇以自適而清標逸致遂使千載相傳爲盛事予老  
矣悵嘉會不與登高而望山阜竦峙江濤浩蕩雉堞  
參差風帆上下煙雲杳靄中其有文章光燄煥星日  
而干氣象者是耶非耶以今視昔倏成陳迹後之視  
今亦復如是嗚呼孰使余睠風景之不殊懷西方之  
好音如溯洄於蒹葭霜露之涓不禁其百感交集而

淒然涕下者非茲諸子之爲之也歟

竺陽草廬記

間二百年來有德粹於躬而文章合於古書畫爲當時所重而後世奉以爲珍者何人乎必曰長洲之文衡山先生間百年來清忠著於朝端受知於聖主信於君子而見忌於小人去不終日者何人乎必曰衡山先生之曾孫湛持公則効而爲烈皇帝所深悼悔不克竟其用予謚爲文肅者也文肅公効不及十年而烈皇帝殉社稷變日孔亟九州沉淪文肅

公之家亦喪有不忍言者。家子孫符君跳而隱居。坐  
鳴草廬以老。坐鳴草廬者文肅公未第時所構讀書  
別業也。孫符君晨夕其中著崇禎朝紀略先撥志始  
姑蘇名賢續紀諸書書成而齋志以勅子南雲繼之。  
恪守先訓謝絕塵務以詩文書畫自娛與予締交三  
十餘載嘗爲寫獨鶴亭圖妙得家法汪茗文王阮亭  
李天生皆亟賞之。重光協洽春予至吳門相晤於慧  
慶寺求予作竺陽草廬記予諾之而未遑爲也。及予

在舊京數有書來促予報之以口號曰玉蘭堂上有  
寒烟。竺鳴風光復泚然。莫怪三年疏翰墨。終須親洒  
水雲邊。閑逢閣茂冬復至吳門。遂挈杖詣之。始識所  
謂竺鳴草廬者。其額爲王百穀書。門額曰考槃。則文  
肅公自書。數椽僅蔽風雨。孤寂無鄰。環之皆山也。長  
松百萬。黛色參天。時作濤聲。階前二桂。大六七圍。高  
二丈許。婆娑有餘蔭。中蓄琴書。酒鑪茶竈。繩牀木几。  
樸淡蕭散。儼然太古之風。其外薄田數十畝。耕植以

自給南雲。偃仰優游。內足於懷。晏如也。嘆生三季。後  
不及見。陶靖節五柳之宅。以意擬之。當不多讓。乃集  
陶詩爲律體。以贈之。曰。虛室絕塵想。清晨聞叩門。遲  
遲出林翮。曖曖遠茨村。但道桑麻長。而無車馬喧。先  
師有遺訓。其以辭華軒。先師卽謂文肅公也。夫天下  
之峻。宇穹閣。畫棟雕闌。不知凡幾。而倏忽之頃。化爲  
灰燼者。比比然矣。誰復記憶。而稱道之。靖節念先世  
曾爲宰輔。不以五斗米折腰。因事順心。以終其樂。之



今讀歸去來兮辭，覺松菊三徑尚在人間，葛巾籃輿  
尋壑經丘，如或遇之。學士大夫靡不仰頌，操觚綴詞，  
援爲盛事。然則世之榮辱輕重，竟何如也。南雲唯不  
欺其志，努力崇明德，善繼善述，長養子孫，以無墜先  
緒。所云樂夫天命，復奚疑庶幾有焉。嗚呼，衡山先生  
遠矣。文肅公魂魄猶應戀此，其有戚於今昔之故  
者。山空林冥，月白風清，將無駟虬乘鸞，陟降其間耶。  
吾知草廬之不朽矣。小寒日，鹿馬山人，正弘撰記。

鄧寧畫蘭記

鄧寧者鍾山之僮也鍾山善畫有黃鶴白石法寧目  
侍其側得其筆墨皴澁之意不敢遽用之山水而惟  
用之蘭清風灑雪幽谷生香遂極其致一時丹青家  
皆謝不及世之言僮者率稱銀鹿銀鹿無他表見特  
以魯公之故名垂不朽亦其倖也近世錢景寅之僮  
吳小仙初欲學畫景寅善而成之後乃致盛名至爲  
武宗所知勅賜號曰畫狀元此則僮之雄也嗚呼







也其動也中與然則墓在池陽奈何曰禮不墓祭歲時以歸展掃有儀祀則於祠其魂氣無不之也祠之貌何曰有門焉有堂焉有室焉有廡與庑焉室之巍然入而肅然儼然如有見焉愾然如有聞焉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二子之爲孝思之至也事亡之事吾與其至者非然則二主也不明其宗也而專以禮許人是縣子之所謂汰也夫撰也豈其敢

止亭記

予嘗讀陶靖節止酒詩而嘆靖節之善言止也然有  
進焉蓋古聖賢之學莫不以止爲要也記言知止而  
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從之易曰艮止也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止之義大矣長洲程  
君然明有亭焉顏之以止然明日吾見夫滔滔者之  
不知止也竊爲之懼故願以之王弘撰曰予家華山  
華山宋陳圖南之所居也圖南好睡其睡有五龍蟄

法螿止也其告錢若水曰急流勇退退亦止也唯老  
氏嘗言之矣知止不殆不知止由于不知足不知足  
則辱辱且殆君子惡之然明讀古人書工詩文年方  
壯未可以止而止其有見于天下之故深矣嗚呼天  
下之士能知遊于然明之亭者蓋已寡也而况更有  
進於是者邪